

印象·甘露

| 雲也文 |

1

“甘露”这个名字，在离城甚远的乡野僻地，颇有些鹤立鸡群的味道。仅从字面上理解，“甘露”便有着太平之瑞征，总能让人联想到美好、祥和。一个小地方的命名如此不凡，定有它的故事。翻开道光年间《锡金考乘》卷三古迹一记载：甘露市，风土记，泰伯未至此，一夕有甘露降其地，乃置市。

《风土记》是自《山海经》《水经》之后，古籍中较早记述地方风俗和风土民情的开山之作。很多学者查考端午、七夕、重阳等习俗，所依据的便是这一部《风土记》。可见，此书的可信度极高。作者是西晋时期的周处，吴郡阳羡人，他曾不辞辛劳，踏遍吴越之地，考察并记录了各地的风土习俗。

阳羡，即现今的陶都宜兴，离甘露不过百多里地。周处想是听闻到了当时甘露市集之盛名，便前往考察而得其名字的由来。关于甘露的故事，就这样随着周处记录的这句话展开了。

商朝末年，泰伯偕弟仲雍，南下千里，至荆蛮之地震泽，算来已有3000多年。根据周处《风土记》记载，甘露的名字在泰伯还没来之前就有了，也就是说甘露的历史至少有3000多年。

3000多年前的一个傍晚，江南某地地下了一场雨，当地人喝后觉得水质甘冽甜美，有人称之为“甘露”，于是便在那设置了一个市，取名“甘露”。这显然不是一场普通的雨，而是久旱之后下的一场及时好雨。试想当时，旱灾日久，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，人们渴望上天赐予雨水，想必能做的只是垒土成台，祈求上苍。于是，就在那一天，且只在那个地方，下了一场大雨。人们在雨中欢呼，或手舞足蹈宣泄喜悦的心情，或举碗托盆承接雨水如痴如醉，久旱之后的心情可想而知。

那一场雨，比任何一场雨都来得珍贵，雨水格外的甘甜可口。从此，吴地的人们口口相传，都说此地是一个祥瑞福地。于是，都会来这里走一走，看一看，时常会听到当地人描述那一场特别神奇的雨水。后来，越来越多的人去那里进行物资交流，形成了“三日一市，五日一墟”的局面。自此，人口逐步集中，摊点、商贩逐渐固定，乃至出现了作坊、商铺等。及至南唐保大年，随着甘露禅院和烈帝庙的相继建成，此地已成一片繁华之象。

2

甘露，位于苏、锡、虞三地交界处，南临鹅肫荡，北依嘉菱荡，太湖流域重要的排水通道望虞河穿镇而过。境内及周边更是河塘交错，蔡湾荡、灵岩荡、宛山荡、陆家荡、谢埭荡、白米荡，这些河荡养育了当地百姓，也孕育出了丰盛、优质的水产品和农产品。

甘露，得八面湖水之滋养，故有“八湖福地”之称，是一块不可多得的风水宝地。

据当地老人说，在寺弄北端甘露寺的头山门，也有说是烈帝庙的头山门，正中的梁上悬挂着一块匾额，上



书四个大字：八湖福地。

在烈帝庙正仪门前的庙场上，有鹅卵石铺就的一个圆形图案，内有八只展翅飞翔的蝙蝠。“蝠”“福”同音，暗喻“八湖福地”，别具匠心。可惜的是，如今这些都已无迹可寻，只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之中。千百年以来，烈帝庙香火绵延，镇上商业繁盛，一年一度的庙会名动江左，一时获八方赞誉，“八湖福地”名至实归。

自古以来，甘露就有“以水不以陆”的交通特点。甘露周边八湖环抱，水网密布，船运发达，又位于邻县交界处，经济发展盛极一时。清末民初已是苏南粮油茧丝、工商市肆名镇之一。解放前，甘露镇上大小饭店、小吃店30多家，米行二三十家，茶馆36家，小百货店、香烛店、南北山货店、药材店、酱油店、布店等等均有。还有戏馆、竹行、油车行。其中，“华丰泰”“薛泰丰”“陈永亨”“程益泰”等酱园，“童葆和”“朱泰和”等药号都有上百年历史了。

虽然这些老字号如今已荡然无存，但走在老街上，月溪两岸，依稀还能见到残存的石库门上刻着的旧字号，直通库房的船码头，还有上河沿街的老式柜台，以及做了三代的老箍桶作坊。从这些细节上可以想见甘露镇当初坐拥交通枢纽，四通八达，物产富饶，流通繁荣的场面。

3

甘露置市，便有“市河”。市河由北向南，于镇中如新月之钩般拐了个

弯后直入鹅湖而去。“月溪”之谓，概由此出。

想当年，甘露百姓生活在月溪河两岸，于清水中捣衣，至急流中濯足；或两两相对隔溪聊天，或三五成群缘溪而行。这月溪，是甘露的母亲河，渐渐地，“月溪”之名，便指代了甘露。民间又有“月溪承露”的说辞，想必是这条干涸已久的月溪，所承了3000多年前的那场“甘露”。人们笃信此地是一块福地，随后居民逐渐增多，月溪两岸，屋舍连绵，一时盛极。

《泰伯梅里志》卷二山水第二十二页，“宛山荡”这一条目中，有这样一段文字：“宛山荡，在宛山之阳，受南兴塘诸水，东南行为陆家荡，南行出谢埭桥，合入千荡诸水，汇为谢埭荡。引流至甘露，分为二：一过濠桥，一由月河，皆东南入于鹅湖。”

根据这段文字记载，谢埭荡引流至甘露的时候，一分为二。其中一条由“月河”入于鹅湖。此处的“月河”是不是“月溪”？经过实地考察，由甘露东南入于鹅湖的河流正是穿越古镇的那条市河，即“月溪”。从卫星地图上可以看到，从谢埭荡分支出来的河流，经柏桥，过北栅口，与市河连接。市河之翰林桥附近至“湾头上”一段走向大致是由西往东。从“湾头上”始，河流一直往南入于鹅湖。整段河流，弯曲幅度不大，宛如新月，称“月河”，合乎情理。

那时的甘露，水网密布，湖泊众多。船只，是居民使用率最高的一种交通运输工具。随着甘露名声渐起，商贾云集，狭窄的小溪已不能满足货物运输和居民往来的需要，也为了能在洪涝发生时，更便于排泄，小溪渐



渐拓宽成了河，河岸两侧出现了不少船码头。由此可见，“月溪”的称呼还早于“月河”。从溪到河，在拓宽的过程中，大多地段修筑得比较直，这样有利于船只的划行。所以，我们今天看到的市河，不再如以前那样弯得自然了。

4

甘露古镇，泱泱三千多年的文化递嬗，传承至今的，不过沧海一粟。好在方言之粟尚存，吴侬软语有迹可循。因而，甘露习惯把自己看作苏州的一块地，早前寄往甘露的信封上都是写“苏州齐门外甘露镇”。而甘露的饮食，也是秉承清鲜本和、咸甜醇正的苏式味道，包括甘露的一碗面。

甘露人的一天，是从一碗面开始的。天蒙蒙亮，甘露街上已是人来人往，大多人都是奔一碗头汤面而起早的。大树下附近巷口的阿二面馆，已是面容盈满，他们各自点了中意的浇头正埋头嗦食，嗦声一片。若是熟客步入店堂，无需多言，稍后便有一碗面呈上，焖肉面、大虾面、爆鱼面、小排面或鳊鱼面，店家早已对其喜好了然于心。

甘露的面馆有十多家，虽然都不大，但他们却把传承了上百年的甘露面，撩出了一个新高度，以至于四乡八邻的面客时常前来一饱口福，若逢节假日，甘露面馆的生意更是异常火爆。

甘露除了美味的面，还有不少老味道值得一说。炸猪排、走油肉、氽鱼汤、四喜肉、清炒鳊糊、青鱼划水、蜜饯椒盐蹄膀等都是各家饭馆的招牌菜。其中甘露青鱼，更是以“江左名饌”之名摆上了千家万户的餐桌，成为当地人过年必备的年货之一。

甘露青鱼的发源地名“东大池”，与甘露寺隔月溪而望。民国初年，当地丁家父子在东大池养殖青鱼，饲以蚬螺。每至年尾，即塘埔捕鱼，一度销往苏州、上海等地，因青鱼肉质鲜美，而备受青睐。前几年，东大池退渔还耕，完成了它的百年使命。而散落八湖的青鱼池塘，则继续着青鱼的美味传奇。

秋分已至，晨露带寒，我却裹着三两面的温度不觉，于东大池一路沿月溪北行。

古时的月溪，水上舟楫纵横，两岸商铺林立。三百米烟雨长廊，沿河而筑，每逢初一十五，人流如织。但凡一早来甘露的人，都要吃面、喝茶、听书，享受惬意的苏式生活。然后沾些黄酒，拷点冰油而回。甘露的冰油，以“薛泰丰”最负盛名。1915年，作为中国土特产展品，参加了“巴拿马万国博览会”并获得金奖。当薛泰丰官酱园传人薛蔚荪携奖章奖状乘船回到甘露时，从甘露港到镇上，爆竹鞭炮放个不停，直到“薛泰丰”的码头，一时间全镇欢腾。

百多年，弹指一挥。“薛泰丰”曾经的辉煌，已随溪水悠悠而去。东岸的辉言堂已湮灭不称，西岸的春晖堂再无朗朗书声。上塘下塘人迹寥寥，目之所及，应是故土最寂静的部分了。好在“薛泰丰”的后人正致力于复兴这个“金字招牌”，传承古法工艺，并卓有成效。好在月溪两岸景观提升工程业已启动，再过三个月，待青鱼开捕之时，来月溪河畔走一走，再吃一碗地道的甘露面。

(本版图片摄影：羌笛舜音)